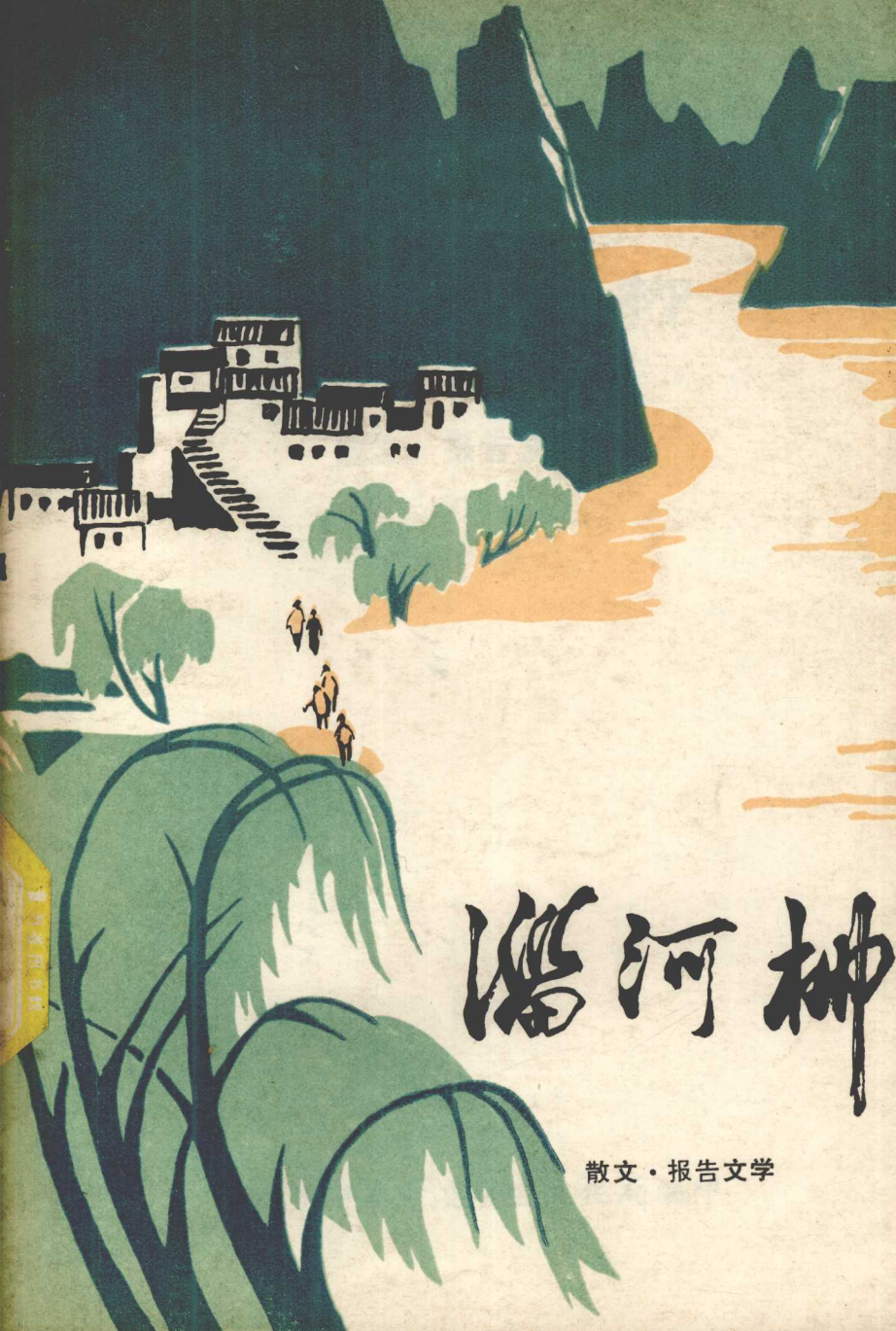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潘河柳

散文·报告文学

淄 河 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淄博市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印

目 录

红霞	张峻声 (1)
秋菊赋	云 瀛 (8)
我的老师	张 晓 (17)
铁槐颂	韩其芳 (23)
矿山春早	吕 奇 (32)
淄河柳	孙丰深 (37)
心愿	杲红星 (42)
山情	韩 青 (47)
山青蚕旺	李仁义 (53)
列车飞驰	石 峰 (59)
山鹰	国 音 (67)
桥	高风长 (73)
金山的枣林	孙维业 (78)
奋斗河	司志忠 (82)
三去黄河口	尹杰峰 (89)
流水欢歌	牛余星 (96)
青春的颂歌(报告文学)	韩秉祥 孙克 田明春 (101)

红 霞

张 峻 声

红霞，日出之前如火的红霞，是人们见到的最壮丽的自然景象之一。但是，自然界的红霞虽好，却不是天天皆有，时时常见。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，新人新事新思想的红霞，却是满目飞彩。不管是春夏秋冬，早午晚夜，朵朵片片，组成了八亿神州的灿烂云锦……

我献给读者的，就是这样的红霞。

那是初春的一个早晨，我骑着自行车进山，东山后，红日欲出，光芒四射，将满天云朵染得宛若流火。迎着春风，我正贪婪地看着山坡上洒满碎金般的迎春花赶路，前方忽然聚满了车辆，远远就听到喧嚣之声：拖拉机驾驶员不断地按着喇叭，赶马车的小伙子把鞭子抽得震天响。这一切声音，都是在催促中间的挡路者。

我只好跳下车，从路边往前塞。不用净去打听，对话不断地往耳朵里送：

“这个‘大家伙’在路当中一坏，还不知堵多时节？”

“不要紧，好多人帮忙修去了。”这是两个赶马车的对话。

“驾驶员是谁？”“山前大队的，开拖拉机一年多，没经验，咳……”说这话的，是两个拖拉机驾驶员。

等我走到堵塞之处，只见一台“铁牛50”型拖拉机，

挂着一个装满粪肥的大拖斗，停在路中。看来是前部部件坏了，一群人正围着前轮忙碌。其中最着急的，要算一个穿件球衣还淌汗的小伙子。他不断为人找拿工具，脸上抹了几道黑。无疑，这就是拖拉机的驾驶员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拖拉机总不见修好。只见其中一个中年人站起身，焦急地说：“燃油系统有毛病，可是在哪不好找。”

“那……”小伙子急得直抓头皮。

“闪闪，请闪闪！”正在这时，身后传来清脆的女音。回头一看，两个姑娘各自推着闪光的“小永久”自行车挤了过来。头里一个二十四五岁，毫不客气地将我的自行车后轮一提，往旁一挪，她的车子就推了过来。另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脚跟脚地把自行车推了过来：“请闪闪，俺是来修拖拉机的！”

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，竟象炸了一声春雷。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喜满怀，齐把目光向她俩投去。只见头里姑娘长得细高身材，后面姑娘则是个小胖子。没容人们细看，“铮”“铮”两声，自行车支住了。头里的姑娘把天蓝色手套一抹，往车座上一扔，分开人群，便伏在前轮旁检查起来。中年人一看，急忙介绍：“输油管还是铜的，看不见，不知啥地方堵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！”小胖姑娘开口了。她朝前呶呶嘴：“俺师傅是有名的技术能手，从她手下开出去的拖拉机，快上万吨啦！”

小胖姑娘一说，人们都松了一口气。小伙子那紧张的面孔立即舒松下来。他无限感激，却又无法表达，只好在一旁

咧着嘴搓手。

帮修的人都自觉闪了闪，两眼注视着细高身材姑娘的一举一动。这姑娘穿一身洗淡了色的蓝工装，玫瑰红衬衫领子翻在外面，显得很精神；脚下干干净净的杏黄袜，黑皮鞋擦得挺亮。显然，这是一个非常利落的青年女工。只见她把油路认真察看一遍，头也不抬朝身旁的人说：“油泵进气，引起了油路不通。”说着，从地上拿起罗丝刀，极其熟练地操作起来。

围观的人一多，把我的视线挡了。一支烟没抽完，就见姑娘直起腰对小伙子说：“试试看。”这时我才看清，她有一张红光焕发的脸。

小伙子高兴地跳上机座。手脚一动，拖拉机便欢快地唱起来。此时，小伙子反倒不急于赶路了，他抬头看看眼前的两位女工，脸上带着无限感激之情，但又把头一低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对小伙子的感谢，细高身材的姑娘毫不在意。她找块棉纱擦了擦手指，对小胖姑娘说：“小李，咱快赶路吧。”她推起车子刚要走，又扭过头来对拖拉机上的小伙子嘱咐道：“预防油路堵塞，要紧的是好好过滤机油。”她见小伙子认真点了头，才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这姑娘助人为乐的行动，以及她那精湛技术，引起了人们的好感。聚集的人们边散边议：“是拖拉机制造厂的吧，不知啥名？”

一位挑担子的老大爷换了换肩：“头一个闺女我认识，叫红霞，是拖拉机厂学雷锋小组的组长。有一回，要不是她去，俺队的拖拉机还真不跑了。”

有人问：“她们是专业支农工吧？”

老大爷把大姆指一翘：“人家风格高哪！今天是厂的假日。”

大家听了，纷纷称赞。我推着车子往前赶，听人们互相在传：“名叫红霞”、“人家叫红霞”、“红霞”、“红霞”……

红霞姓高，是拖拉机制造厂安装车间的团支部书记。她领着团员、青年坚持学雷锋，不知做出了多少动人事迹。光利用假日支农一项，每年都收到几百封感谢信。这些情况，是数月之后，我在拖拉机厂采访时了解到的。

麦收季节的一天傍晚，我刚在拖拉机厂食堂吃完饭，见办公大楼前有俩人正与生产科王科长磨牙。其中一个小伙子面孔很熟，仔细一看，就是那次堵路的驾驶员。只听他说：“……为了再创高产，俺队麦茬地打谱都耕一遍，谁想油压提升器坏了……”

王科长为难地把双臂一摊：“厂里搞会战，实在没人哪！再说，你们拖拉机不是我厂出的。”说着，王科长扫了那边的两辆自行车一眼。两辆自行车都挂满尘土，其中一辆，后架上放着一个提篮般大的钢铁部件。

另一个见科长很固执，不禁问：“听说您厂有个叫红霞的师傅？”

王科长一听，面孔一板：“红霞她们搞会战，一天一宿没合眼了。现在刚下班，眼皮都瞪不起来了。”

“净主观想象呀，科长……”这时，旁边响起了一声带笑的女音。扭头一看，原来一群姑娘不知啥时围了上来。为首的，穿一件桃红的确良上衫，容光焕发。我一看，正是上

次遇见的“及时雨”。

“高师傅。”小伙子一见红霞，高兴地打招呼。

“是油压提升器坏了吧？”吸引红霞她们的，自然是自行车上带的部件。

姑娘们刚要往前挪步，就被王科长拦住了：“都回宿舍睡觉。这种事搅起来没个完，我是下决心关门！”

这种场面，红霞好似经历过。只见她不慌不忙地笑着说：“王科长，您要真正关怀俺，就让修吧。不修好，俺睡不着觉。”说到这里，姑娘们一起帮腔，大楼前喧嚷嚷嚷。

不知咋的，王科长生气了：“红霞，你咋领出了这么一帮犟闺女！要知道，有人在背后造舆论，说你们学雷锋是不分阶级，不讲路线，不抓大事。”

“啥？！”红霞一听，大眼一瞪，闪出了犀利的光：“这又是‘胡闹腾’说的吧？”猛地，红霞把手一劈：“同志们，把自行车推进车间！”

王科长火了：“高红霞，评比马上开始，你还上不上光荣榜？！”说着，一甩手走了。

如此僵局，使农村来的同志为难了。那个小伙子抢先一步就去推车：“高师傅，刚才有个姓胡的已撵俺一次了；不叫你为难，俺自家想法修吧。”红霞一听生气了：“你咋这样经不住阵？俺学雷锋还怕胡风乱雨！小李，你去给他们办手续，这回呀，非修不可！”

姑娘们齐声支持。两辆自行车被她们七手八脚推起就走，厂区大道上，五颜六色的衣衫，组成了一片彩霞，向车间飘去。

晚上，我同厂党委的孙书记交谈情况。老孙对厂里的大

小事了如指掌，下午的事，自然而然就提到了。老孙带着赞赏的口吻说：“讲起我厂支农，红霞组织的学雷锋小组最为突出。所以突出，就是她们顶着风浪坚持学。”

这厂有个外号“胡闹腾”的人，刚才已谈了关于他的事，因此，我知情地点着头。

老孙抬起右手，压了压满头银发：“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哪！当前，有股破坏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邪风。这股风把什么是光荣，什么是耻辱，什么是高尚，什么是卑鄙，完全搞颠倒了。红霞正与这股风斗呢！”说到这里，孙老带着激动的感情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日记本：“这是红霞的学雷锋日记。”说着，把日记本递给了我。

这是一册精制的日记本，首页上印着毛主席刚劲有力的手书：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。毛主席的这一题词，我虽熟悉，但此时却禁不住认真端详起来。老孙见我看得专注，带着自豪的声调说：“你看完这本日记，就知道毛主席的光辉题词已刻在她们心里了。”

辞别老孙，我打了个通宵，把日记认真读完。我觉得，日记的每一页都在闪光。整个日记，象一幅辉煌灿烂的巨型画卷，又似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；象一部使人爱不忍释的长篇小说，又似一台感人肺腑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。霎时间，一个活雷锋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凌晨，似锦的红霞布满长空。这天，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十四周年，报纸上头版重要位置，发表了毛主席和华主席的重要题词。一早，报社门前熙熙攘攘，车水马龙。我正在门外接待，见十几辆自行车挟着春风，迎着霞光飞来。

这是一群一色浅布工装的青年女工，只是每人的衬领不同，赤橙黄绿，五颜六色。她们在报社门前停下来，头一个又是红霞。

我明白她们的来意，忙将几份报纸赠给她们。红霞高兴地接过报纸，久久地看着毛主席、华主席的光辉题词。一瞬间，脸上泛起红光，好似天上的流霞一齐聚上她的双颊。她两眼湿润润的，右手慢慢攥起，紧紧地放在了胸前。

“你们今天休息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俺都上二班。”红霞向我介绍：“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题词，我们分头开展有意义的活动。俺这小分队到桃花泉公社培训技术人员。”

“晚上还上班，身体能撑住？”我关切地问。

“没事。”红霞把报纸端端正正地叠起，往挂在车把上的皮包里一放：“粉碎‘四人帮’，雷锋精神大发扬。俺决不让有限的生命浪费一分一秒！”说到这里，她转身对同伴们说：“华主席的亲笔题词，向我们发了号召。咱要进一步向雷锋同志学习，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！”这时，她的同伴们都象鼓满风帆的航船，一个个精神抖擞。

红霞还要赶路，忙同我挥手告别。只见她们跳上自行车，向着灿烂的东方驰去。此时，红日出山，光照人间。大道上，姑娘们飞驰的银车璀璨生辉。慢慢，远去的她们汇成了一片瑰丽的红霞……

啊，多么令人鼓舞的红霞，多么有希望的青年一代！从她们身上，我看到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！

秋 菊 赋

云 瀛

我爱百花，我尤爱百花中的菊花。菊花虽然没有牡丹、芍药那样璀璨如锦，雍容华贵，也没有玫瑰、蔷薇那样馥郁浓香，沁人脾腑。然而，它却有着一种傲霜的坚强本性。每当秋风飒飒，百花凋谢的时候，菊花却迎寒风而傲然挺立，顶严霜而勃然盛开，这不能不使人对菊花产生一种由衷的赞赏和敬意。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七言律诗：“荷尽已无擎雨叶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”就是对菊花傲霜性格的一种赞赏。

我爱漫步、踟躇在公园中的菊花坦前，更爱到湖畔小河旁那遍开着千千万万朵金黄色野菊花的地方。这不是因为我贪图那里清爽、幽静，或者我有什么闲情雅趣。我对菊花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，这寄托着我对一位革命前辈的深切怀念和无尽哀思。

那是一九四七年初冬，在华北平原上已是一片萧瑟冷漠。而濒临渤海湾的胶东丘陵地带，却还笼罩着一片绿蒙蒙的颜色，秋意正浓。我的家乡——蓬莱城西南方向一个三面依山一面临水的小村子里——刘家渡，驻进了我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余名伤病员，带队的是一位近三十岁的女战士——甄秋菊。伤员们都尊敬地称她护士长，老年人都亲昵地喊她秋菊闺女，我们这些七、八岁、十来岁的孩子都亲热地叫她秋菊姑。

秋菊姑是够忙碌的，二十余名伤病员，再加上五十多名抬担架、推给养的民工，还有两匹驮药品、器械的大骡子，近百十号人马，吃、穿、住、行，看样子都是秋菊姑一人担着。

我奶奶看秋菊姑忙里忙外，累得脸色苍白，心疼地直掉泪。她偷偷地将家中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宰了，熬成鸡汤，送到秋菊姑的屋里，说：“闺女，把这鸡汤喝了，壮壮身子。”

秋菊姑看看鸡汤，有些愕然。说：“大娘，咱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纪律。你不应该杀鸡，鸡汤我也不能喝！”

奶奶一听，不高兴，噘着脸说：

“咋，不给自己的子弟兵喝，难道给那些白狗子喝！”奶奶说这话是有根由的，每年春天，奶奶都喂十多只小鸡，可是长大后，不是叫地主王蝎子坑去，就是叫白狗子抢去。这只鸡是奶奶藏在炕洞里才留下的。奶奶好说歹说，秋菊姑就是不肯留鸡汤。奶奶看实在没有法子，便往门口一站，命令似地说：

“不留下这鸡汤，今日个你甭想出去。这回我说了算。”

秋菊姑看奶奶坚定不移的样子，深情地笑笑，思索片刻，断然地说：“好，大娘，鸡汤我收下啦！”

奶奶满意地走了。秋菊姑把鸡汤倒在一个军用铝饭盒里，提着匆匆出门，检查病号去了。

秋菊姑身边还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妮，人们都亲热地叫她小菊。小菊的模样和举止行动很象秋菊姑：双眼皮，

长睫毛，大眼睛，薄薄的嘴唇，经常保持沉静面容，说话慢言慢语，显得文雅，庄重。我认为是秋菊姑的孩子。

一天大清早，我到村头拾草，看到小菊站在土地庙前的庙台石上，跷着脚尖朝北河滩望。

我问小菊：“你找你妈？”

小菊红红脸，抚弄着搭在胸前的辫子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不。”

我又问她：“在这儿等谁？”

她只是望着雾气蒙蒙的沙滩，却不做声。

“秋菊姑到那儿去了？”

她看我连续追问，才朝我翻翻眼皮，说：

“到河滩采药去了。”

“采什么药？”我有些发懵，药都是从药店里买的，怎么采呢？小菊大概看我太无知了，待了一会，才说：“治病的药呗！”我要解开这个谜，便说：“我找秋菊姑，你去吧？”小菊不言语，跟在我后面走。来到河滩上的时候，薄雾散尽了，弯弯曲曲的小沽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河草碧绿荡漾。一群群小鱼儿，潜游在河底。河两岸铺满着各色花草，这儿似乎是盛夏。小菊眼尖，一下便发现秋菊姑了。秋菊姑正蹲在开满着金黄色野菊花的河边，聚精会神地采药。小菊笑着、跳着，象多年未见的亲人似的，一下子扑到秋菊姑张开双臂的怀里，偎依在秋菊姑胸前。秋菊姑用手抚摸着小菊的脸蛋，小菊脸上绽满笑容，感到亲切而又温暖。我看看秋菊姑的竹篮里，已采了一些花花草草，有白茅根、野薄荷、野菊花、牵牛藤……。这些都是药呀！我们这地带山山洼洼里都是，我也帮秋菊姑薅起野菊花、野薄荷来。一会儿，竹

篮子满了。秋菊姑指着我对小菊说：

“小菊，和云姐把篮子提回去，我再往前走走，看还有啥药。”

“不，咱一块儿回去吧！”小菊不同意。

“菊，好孩子，听话，我一会就回去。”秋菊姑温和地说。

“小菊，咱走吧，奶奶要找的。”我劝小菊说。小菊还是执意不肯离开秋菊姑。

秋菊姑弯下身子，正要和小菊再说什么。突然从小沽河北岸河堤上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人。我一看是民兵队长二青哥。二青哥跑得满头大汗，没待站稳，就气喘吁吁地冲秋菊姑说：“甄护士长，王蝎子带着还乡团又回来了，还有一帮子国民党兵，正扑向这里！”

秋菊姑听后，脸上笑容倏而消失，眉头一促，镇定地问：“多少人？”

“有七、八十名，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。”

“你快回村带领伤病员和乡亲们迅速转移。小云、小菊快跟二青哥回村！”秋菊姑说着，“嗖”地从腰间抽出匣子枪，“敌人，我来对付。”

“甄护士长，还是你回去。”二青哥恳求说。

“二青同志，时间紧迫，快，小云，小菊快跟二青哥走！”秋菊姑神色严峻，匆匆说完，三两步跃上河堤，隐没在岸边的芦蒿丛里。

二青哥左手拽小菊，右手拉我，飞也似地向村里跑去。

在一阵阵激烈、渐近的枪声中，伤病员、民工和全村人很快便安全转移进山了。

后来，听二青哥说，他组织民兵回来接援秋菊姑时，秋菊姑已打完最后一颗子弹，敌人蜂涌而来。秋菊姑奋力扑向王蝎子，咬断了王蝎子的手指，撕裂了王蝎子的臭咀。然而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最后，把枪扔到小沽河里，高呼着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，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而壮烈牺牲！

小沽河河滩上的沙子是红的，是秋菊姑的鲜血染成的；小沽河河滩上的野菊花四季常青，叶不枯黄，花不凋零，是秋菊姑坚贞不屈、英勇就义革命精神的象征。我们蓬莱人赞美小沽河河滩上金菊花的傲霜性格，更敬佩秋菊姑捐躯革命，献身人民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。

三十年风云变幻，沧桑巨变。

每当我看到菊花的时候，我就怀念起秋菊姑，想起小菊。

今年国庆节后，我随报社老丁到离县城四十多里的杏花峪林场采访。在县里时，就听说林场的负责人柳英同志是位烈士的女儿。在万恶的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她带领全场职工，顶妖风，战恶浪，坚持抓革命，促生产，大搞科学研究，培植了一种耐寒、耐旱、根深、枝短、果大、果甜的山地苹果；还利用果树空间地带，栽种中草药，一年向国家交利润几万元。为此，“四人帮”在这个县里的黑爪牙王信笃，给柳英同志戴上“技术第一”、“利润挂帅”、“不肯改悔的走资派”等大帽子，要撵到五·七干校去劳动改造。但柳英同志不怕棍子打，不怕帽子压，硬顶着说：“砸碎我的骨头，我也不离开林场。你王信笃一只手捂不住天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！”听了这些气宇轩昂的语言，实在深受感动。

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，来到杏花峪林场。接待我们的正是林场党支部书记兼场长柳英同志。原来我们认为她应该是一位高大、威严的人，这却是一位身体纤弱、文文静静，穿戴朴素的中年妇女。她待我们很热情，拉着我和老丁同志的手，来到办公室落了座，一面沏茶，一面说：“到俺这址上来，可不容易啊，爬山迈岭，挺辛苦噢！”

“我们是来学习。”老丁客气地说。

“咳，来这山旮旯里，有啥学头！”

谈话中，我发现柳英同志满口博山腔的尾音，有点胶东语气，引起我的同乡感，便问：

“老柳同志，老家是这里吧？”

“不，老家胶东，到博山来多年了。”

“胶东，真是同乡。”我喜出望外，两眼注视着柳英同志的脸庞，好象要寻出点什么同乡的地方来。偶然间，我发现柳英同志那略显老相的面庞上，一双熟悉的大眼睛闪着刚毅的光芒，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，表现出性格的倔强和刚直。在那里好象见过面！

三十年生活的浪花，在我脑海里翻卷起来……

噢，我想起来了。

“你是小菊！”我冲口而出。

“你是云姐！”柳英也认出我来了。

我们一见如故，亲切万分。少言寡语的柳英同志打开了话匣子！那年在刘家渡离别之后，就转移到沂蒙山区去了。博山解放后，随部队来到博山。后来，党组织又把我送到林学院学了几年，五八年分到林场来工作。

当谈到秋菊姑时，我说：“我们刘家渡为了纪念秋菊

姑，在小沽河的河堤上修了一座秋菊纪念塔。你应该为有这样英雄的妈妈感到自豪啊！”

柳英同志听了，眼里噙满泪水，说：“秋菊姑不是我妈。是我爸爸、妈妈的战友。一九四二年打鬼子时，我爸爸妈妈和秋菊姑的丈夫就牺牲了。是秋菊姑把我抚养长大，是党又把我培养成人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我惊讶了，“在你身上可表现出秋菊姑那钢一样的性格，火一样的热情啊！”

柳英同志长嘘了一口气，眼睛里忽然射出仇恨愤怒的光芒，忿忿地说：“就是因为这样，王蝎子的狗崽子王信笃才硬要把我置于死地，真是一帮心如蛇蝎的恶狼！”

“王蝎子，这家伙还活着！”我想起了童年时期我们这个阶级的仇敌。

“活着。解放后，他改名换姓，逃到博山来，隐瞒罪恶历史，钻进工厂当了工人。‘四清’运动中，我到他们厂当工作队，查出了这个罪大恶极的野兽，给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，遣返回乡监督劳动去了。文化大革命中，王信笃这小子，在‘四人帮’的庇护下，以‘造反’为名，钻进县委领导班子。他千方百计要拔掉我这颗钉子，好给他的反动老子翻案。哼！有我在，他就甭想！”柳英同志目光炯炯，越说越气。

“好啊，柳英同志，你说说是怎样和‘四人帮’斗的吧。”老丁插咀说。

这一下，柳英倒有些腼腆了，好象惭愧刚才说得有些过多，面孔红红地说：

“咱不谈这些了。还是先到园里看看吧。”说着，就领